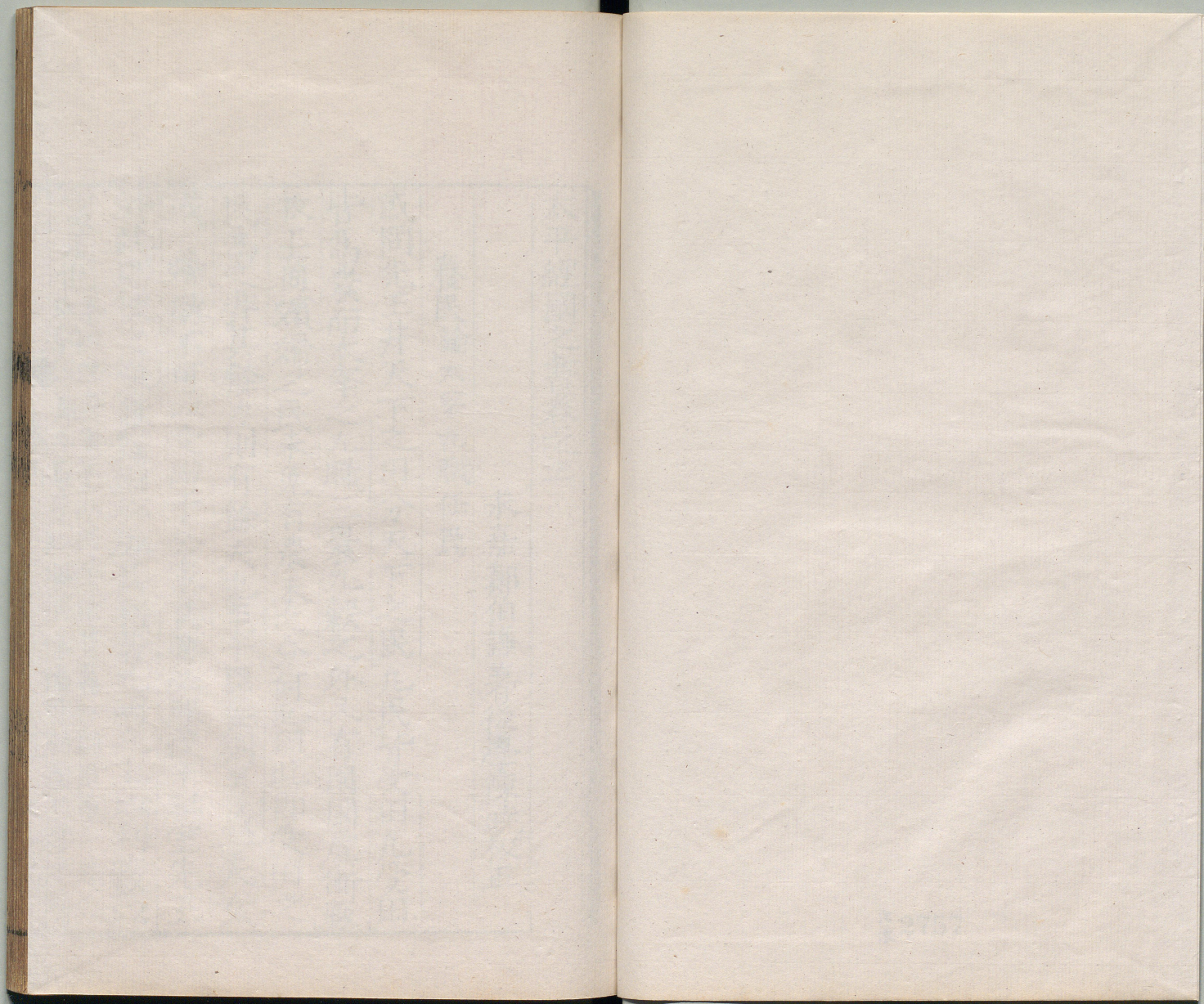


大
木 2757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三

永嘉鄭伯謙著後學陳曉校正

養民論太宰九職任民



或問先王井天下之田分天下之民九民皆受田九受田皆為農而太宰之九職三農九穀之外又有園圃廬衛藪牧工商嬪婦之民未免有農末之分何也曰此即受田之民為之非其餘力則有餘夫也至于臣妾則男或一夫女或一婦既不可以受田于公家其勢必服役于私室先王於此則使之聚歛䟽財以取其利若九兩之主以利藪以富是也

茶以供喪事茅以供祭祀芻藁以飼馬今時人取草以飼牛取萍以飼犬豕負米拾髮竹頭木屑

皆疏材之屬者也聞民則私田九一之餘公田什一之外既不從事于園圃虞衡藪牧之地又不從事于工商嬪婦之業先王於此則使之轉移執事以共其利若司徒之生財里宰之鋤粟是也蓋嘗因事論之以為先王與民為生後世則民自為生至于今世民無以為生矣夫與民為生吾不敢以望後世矣而聽民之自為生獨不可乎不聽其自為生而至于無以為生民病則極矣而暴君汙吏又從而朘削之征科色目百出而未已日夜疾視其民而斂之若讐言不至於貧蹙潰散則不止則夫無以為生之民於是有輕用其生者矣非復有依依不忍去之意於垂亡臨絕之餘而先

王之季世也嘗觀周之先王其所以與民為生非一事也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使之相養相生如是足矣為之比閭族黨州鄉為之隣里節鄙縣遂為之溝洫滄川畛塗道路以安其生為之禱祠醫藥之政為之賑救補助之法以衛其生如是又足矣而猶以為未也謂王畿之內皆齊民而未有特富者生之具雖以粗給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于常数之外於是九職之任攸焉雖臣妾閭民皆不敢遺而亦必有以厚其生當是時也豈復有農者二而食者六工者一而用者六賈者一而資者六乎思慮周密安養生利備至蓋措之於仰事俯育

無憾之地則壽壽然如有負于斯民也反復太宰之九職未嘗不三嘆先王之政以為先王孜孜為民之心即後世孜孜為己之心轉移而為此此民所以樂其上之愛已而忘其勤於是相與出其賦稅以供其上稅以足食賦以足軍國之用而先王猶不敢泰然而享之斗粟尺帛則有司存鈎致會計猶恐其用之妄間有水旱不登則焦然凜然念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捐租出粟欲減膳而不御樂矣夫其與之也甚厚取之也甚薄而用之也甚嗇民知之與已者至故其所以奉上者亦至非若後世之徒取而徒與也自井田壞而貧富不均上之人猶不能制民之常產况敢望其九職之任乎而民始自為生矣有父子兄弟夫婦之聚而無衣食生養之資窮居處不自聊賴去而為工技散而為商賈不得已而為庸保而民之為生始勞矣迫之以水旱役之以軍旅困苦之以疾病死喪而民始無以為生矣不反其本方更圖易令以求豐財上之公卿大夫下之百司庶府中外之學士大夫日夜講求理財之策民何以足而國何以堪耶先王之事吾誠不敢以望后世矣無已則聽民之自為生乎

稅賦論太宰九職九貢

或問畿外有貢畿內有賦有稅有征歛之目其別如何曰

公田以爲稅私田以出賦征斂則稅賦之總名家征力征則以一家餘夫之力言之夫征地征則以一夫私田之賦言之若畿外諸侯則食公田之稅以爲祿幹私田之賦以爲貢耳學者於貢稅之說何其紛紛也愚請畧公田之稅而姑論畿內之賦次及于畿外之貢然後紛紛之說可以盡指而一之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爲止于兵車以九賦爲諸臣祿田之賦非也稅賦雖一而賦有三九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而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于農車還于甸

雖名爲賦其實則使民自爲衛耳有以足軍之用而未有以足國之用也國之大用有祭祀有賓客有喪葬羞服有工事幣帛有芻秣匪頒好用不取諸民於誰責而供之於是始助百畝之私以制九等之賦勸九職之任以代九賦之出今攷之周禮國中四郊之賦閭師征之野之貢賦縣師征之委人征新芻木材獸人廛人收皮毛筋角角人斂齒角羽翎卅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國澤財物掌葛掌染草則征絺綌給率草以當邦賦掌炭掌茶則征炭茅茅以當邦賦其始也以九谷爲主而其終則皆以九職之物充賦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則皆以年之上下出斂

灋熟讀書其所以孜孜于田賦之說者蓋以其未始立法也若公田什一之稅周禮曷嘗一言之豈惟公田太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耳此自黃帝爲井牧以來未之有改彼則自周公之身而經始之色目嘗慮其巧立輕重豈恐其過差有無常患其相違受用常憂其相亂是以太宰正其名載師酌其數閭師縣師隨其物太府謹其待用蓋其始終本末無毫髮不經思慮者達之玉畿之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稅于國則稅之名變而爲祿諸侯納其賦則賦之名變而爲貢始于太宰之致其用中于司馬之制其賦終于小行人之

令其猷考之職方氏自楊之金錫荆之丹銀以至并之布帛此即取物之充賦也又考之大行人自侯服之祀物甸服之嬪物以至要物之貨物此即變賦以爲貢也其纖悉委曲則與畿內無一不相應者蓋嘗以禹貢之書攷之然後周禮貢賦稅之別源流會通益無可疑者夫冀州在王畿之內堯之所都也厥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稅雖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賦折以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此乃太宰之九賦也八州在王畿之外諸侯之國也田賦之下於是始立爲貢篚之制焉有金木鉛石之貢有漆絲羽茅之貢有球琳琅玕銀錢帑磬之貢此則太宰之九貢

也然禹貢與周禮以異者周禮畿內之類通可必言貢而禹貢則專指以為賦禹貢畿內之賦專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異者耳不害其為同也周衰王制不明貢賦稅之法不復存成王周公之制魯之宣公初稅畝是以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什一之稅雖然賦則尚無恙也至于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衰公之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于邦國之貢益悖謬而無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諸侯既不致貢于天子子產言鄭伯之男而使從公侯之貢

見昭公十二年是晉

人責貢于諸侯者又難給焉此豈惟非周家之舊法哉虞夏貢賦之法自三代以來所謂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而掃地矣嗚呼讀周禮見周之所以盛讀春秋見周之所以衰

節財論九式均節財用

或問王制之書言冢宰歲抄制國用此九賦九貢之後亦有九式以節財用冢宰與王論道經邦者而區區于理財用之末何也曰君心之非莫大乎侈心之生財聚于公止而大臣不敢撙節于其間則府庫之克物財物之浩穰而人主之宮室器用服食賜予一切始無度矣是固蠱壞心

術之大源而以道佐人主者之急務也余嘗論冢宰屬官以爲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饗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醬醢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帶喪服爲末用官寺嬪御洒掃使令爲冗役而宴私玩狎之際易以感悅人主之耳目而侵竊大臣之權柄是以冢宰一舉而盡握之此固一說也然而府庫之財物國家之耗費亦莫大乎是數者之間使太宰身不得總其人心不得約其用則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目誰得而檢之秦漢以來散無統紀武帝窮奢極侈尤爲無度衛士已三萬人而郎衛之外又增置期門羽林南北軍之外又增置八校

尉無復多寡之節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充天子私供莽太官七丞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胞人主宰割無復豐約去取之制黃門給事禁中鉤盾掌苑囿尚方作禁器御府主衣服掖庭未巷亦置八丞上林池籞多至十監無復用舍損益之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四金錢以鉅萬計縣官空虛而更始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矣異時元帝在位雖號溫恭少欲而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疋此御史大夫貢禹所以拳拳獻忠願減諸離宮及

長樂宮衛之大半太僕減食合之馬水衡減食肉之獸省
宜春之苑罷角觝之戲復齊三服官之舊而還高祖孝文
之節儉也雖然禹徒知有高祖孝文之節儉而豈知有太宰
九式之均節耶以周禮攷之膳夫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
之膳不會庖人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禽不會酒
正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內府歲終不會王后
之服司裘歲終不會王之裘與其皮事夫一歲之財有限
而司徒所以制一歲之入冢宰所以制一歲之出者亦
有常令而皆曰不會豈直使王后世子得以自便而自取
耶彼賤有司也以區區賤有司而與至尊較出入之

是非計用度之當否則於勢為不順於事為難行是以上
取之而下供之而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數則自有
九式存焉吾何與知而與至尊者較曲直取與耶是故好
用匪頒吾則供之芻秣幣帛吾則供之工事羞服喪荒賓
客祭祀吾則供之以至向之所謂賤士辱事微物未用冗
役吾又一切供之而一曰祭祀之式至九曰好用之式太
宰則總持之夫惟財共于有司而式法持于太宰是以人
主不敢違式法而過取百官有司於此亦不敢至于違式
法而過共宰夫以式法掌祭祀酒人以式法授酒材掌皮
以式法頒皮革委人以式法具薪蒸木材職幣以式法斂

幣餘職歲以式法贛逆會太府以式法頒貨賄人主之私
心以式法而礙則侈心以式法而銷因用不屈民力不匱
而王府之財用始沛然有餘而論道經邦之地始造原立
本于此而無以蠱壞之也或曰小宰之職以法掌祭祀朝
覲會同賓之之戒其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
官府共其財用今九式之中乃不及朝覲會同軍旅田役
何也曰朝覲會同之用不過宰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
宰而已此則賓客之式也軍旅田役之用亦不過幣賚委
人共委積薪帛司動營常賞地宮正頒衣裘車人矢人繕人
藁人司弓矢司甲兵之數一切皆有法式以給其財此則

幣帛芻秣匪頒工事之式也或又曰軍旅田役莫大于餼
糧而不為之式何也曰居者積倉行者裹糧人自為具非
公家之所給也公家之所給惟官府中供軍事者耳此則
有廩人治師役之糧食倉人共道路之穀食遺人掌道路
之委積是不為無法也大抵太宰之所謂理財惟急于理
其出而已蓋財多則下之用者易失之滲漏上之取者每
患于過差九式之法不過以樽節人主亦以隄防百官有
司之失物避名也式灋不行而後上下始交征利矣錙銖
而取泥沙而用竭九州之財不足以一人之欲而公私
始俱受其病矣嗚呼是其所以為秦漢矣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三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四

永嘉鄭伯謙著後學陳曉校正

保治論九兩繫邦國得民

或問九兩之中曰牧者君也曰長曰主曰吏者官也彼其分君之職居民之上凡可以助君而得民者固其分也有如師儒之間宗族朋友之際山林教澤之豪豈嘗有位于朝有祿于國者耶而均之曰得民與牧長主吏並立而相參何也曰此先王防患之深意也夫千里王畿之外公侯而下伯子男而上其君皆牧伯也千里王畿之內近而鄉遠而都鄙其官皆長吏也三等采地之間卿之有邦縣

公之有邦鄰其人皆主也牧伯皆有分地則其地大有以服民公卿各有采地則其利入有以得民長與吏雖有祿而無地然既食其祿則民亦有以尊其實既專其政則民亦有以悅其治蚩蚩之民其聚必以類其分必以群爲之兩則渙散四出而其勢不可合矣是以牧長吏先王各使之繫其民而聽其兩不可縱也不聽其兩則其勢將至於渙散聽其兩而從其得民他日有懷詐怵邪之諸侯傾側擾攘之士出於其間則逆節之萌禍心之包藏其將何以制之先王於是有所師儒朋友宗族豪富之兩以參互于其間是九者相與爲兩而後邦國之民有所耦合有所

耦合而後有相訓相保相及相共相利相安之道昔者孔子孟子以布衣匹夫而衣冠禮樂足以師表一世其門人弟子不遠數千里而從之雖飢寒流落擯于死而不去此師以道得民也庾桑子居于畏壘而畏壘之人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陽城居于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喜良者幾千人此儒以道得民也商之七族宋戴武蒞之族齊諸田楚懷屈率以強宗大族更相維持係屬人心若漢郭解之遊俠輕財重義出萬死一生以救人之急而任之事則民心爭慕而惟恐或後蜀卓氏孔氏程鄭刁間之徒占山林藪澤之利殖貨累鉅萬而富比封君隱民皆取食焉此三者以

族以任以富而得民也九者各有以得民之心各有以聯
民之族類相悅而相附相制而相維持故彼動而此禁一
萌則一攬先王經理邦國之大意隱然可見於此後世王
制不明是九者雖未嘗不兼有而為治者不知也徒為之
牧長為之主吏而所謂師儒朋友富家大族未嘗過而問
焉是以越雪蜀日吠噬狂走上之人不以為意而師之得
民者廢弱寇騎項之餘俳優儒爭以儒為戲而儒之得
民者廢禁游俠破黨伍而朋友之得民者廢誅鋤強宗遷
徙大族嫉惡州縣之富室而宗族豪右之得民者又廢五
者盡廢而牧長主吏雖存又皆割人以自奉役人以自安
耳州縣之守令大抵以辦財賦為職而得民之道百郡千
邑無復一人經意矣秦漢以來牧長主吏之間如有番令
吳芮南海尉佗才得江湖嶺海之人心遂起而王其地魏
其武安以招致賓客之勢而傾動天下吳王邊擅山海之
利賦不及民拊循招納而山東七國之變相挺矣士不攷
論後世之變而能見太宰九兩繫民之說則孰知先王防
患之意深

考課論三官申明考察

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
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司徒司馬司

空皆然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
其五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
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
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九治以典待邦國之
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
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
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庭置三歲則大計群吏
之治而誅賞之小宰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群吏之
要養冢宰受歲會是歲終則令群吏致事正歲帥治
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狗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

常刑乃退以官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曰各脩
乃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
刑宰夫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
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
誅之正歲則以灋警戒群吏令脩官中之職事書其
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或問太宰之職自六典佐王而下九兩繫民而上凡此十
者經國之大綱為治之條目既兼舉而並行之矣今正月
之吉乃始和而布之正歲之月乃始垂而觀之邦國都鄙
官府之中乃始施其治牧監正貳之屬乃始建其人何也

曰此所以申明吾之法也歲終三歲將有以攷課其人正月正歲不得不有以申明其法蓋慢令而致期不戒而視成先王猶不敢以施諸民而況於其官吏乎未嘗警戒之而遽廢置誅賞之平時既無以起其怠而策其進一旦亦無以示其信而愜其心先王不爲是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矣而正月元日四岳四門之詢闢四目四聰之明達十二牧之咨二十二人之戒猶諄諄然命之者是固將以爲考績之地也夫是以前黜陟而去四凶天下至於咸服後黜陟而分三苗庶績至于_成三代以來世守此道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正執藝事以諫其或

不其邦有常刑在夏爲道人在周則爲小宰木鐸未徇則常刑終未施也廢時亂日之人承命徂徠之舉至此何所逃其罪耶成湯制官刑以儆有位廣五子之訓以爲三風十愆之戒使瞽矇之士具其訓而颺之異時記禮之書考論夏商之制則其本末猶有可言者孟冬之月命太史是察阿黨無有掩蔽命司徒徇行積聚無有不歛命士師攷功功有不當必行其罪命水虞漁師以水泉池澤之賦其有敢侵刻行罪無赦此所以考課之也季冬之月則曰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飾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孟春之月則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六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

賁毋失紀以初爲常此所以申明之也由是言之夏商以
來所以考課其人則在于孟冬所以申明其法而重爲他
日考課之地者則以季冬以孟春是唐虞平在朔易之意
而周人之所以依倣而行之者也蓋周人考課之法尤嚴
於唐虞三代之舊考之周禮有所謂逆其治者執吾之法
而逆儆戒之於其先也小宰司會司書文史職歲職內鄉
師大史內史是也有所謂待其治者既儆戒之則待其成而
考驗於其後也太宰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
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如宮正醫師司會大司徒小司徒鄉大夫遂大夫族師黨

正鄙師內史司冠士師之屬則皆所以考其事如宮正膳
夫酒正太府職內司會司書內宰典宗泉府橐人金人之
屬則皆所以考其財如太宰小宰宰夫則兼統而並考
之故日之有成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要月考之也
宰夫令之而小宰受之歲之有會歲考之也小宰贊之而
太宰受之三歲之有計三歲考之也冢宰贊之而王親受
之曰計曰會曰要曰成散見于三百六十官之中自宰夫
而下酒正則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司會以參互攷日成
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司書則入要二司徒則
正要會鄉師則受役要與大司馬士師亦皆受而正之

蓋有官則必有事有事則必有考人與官不相遠功與法不相悖則置之賞之其官則然其人則不然其法則然其功則不然則廢之誅之太宰既已三歲討吏而誅賞司士亦三歲稽士而進退非一切委之以法而聽其人之自縱也以王制參觀之司會質成三官則從司會冢宰替天子受質三卿則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按王制曰天子齋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于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百官齋戒而受質焉六卿皆與

考績而冢宰獨操其柄然王制特舉其畧而周官則備見其詳條目爲其悉其八柄之所施凜凜乎甚嚴也周人考課之嚴如此豈遽行其法而逆責其效也哉其本末源流固自有次第非汲汲焉於朝夕之頃者蓋曰成曰要雖不廢于日月而會計之大則必遲遲于一歲三歲之終申明儆戒之嚴必勤勤于正月正歲之始蓋自六典八法八則其正在太宰太史司書其貳在小宰司會九章九賦九式其正在太宰司會其貳在小宰太府賜予則從宰宗伯脩法則掌于筐人司寇執典法以斷匡人達法則以觀其愆太宰張其紀綱于上而六卿群吏相與理其條目于下法

之所在固已彰彰於人之耳目不可違也先王於此必謂夫人之情常以久而懈怠法之意常以久而玩弛是以每歲輒申明之在太宰則正月始和挾日而後斂在小宰則正歲率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而懼之以大刑在宰夫則正歲以灋警戒群吏令脩宮中之職事而勸之以良能以至大司徒正歲帥屬觀教而卿大夫州長當正亦攷而讀焉大司寇正歲帥屬觀刑而士師亦憲而禁令焉凡昔者經國之大綱爲治之條目燁燁然常有日新之意奉行之吏聯事合治之人欣欣然常有日新之功由太宰終篇觀之乃施典則於邦國都鄙是所立之法常若始立而施之

也建其牧而立其監建其長而立其貳是所用之人常若始建而立之也法若始立之法入若始用之人戒飭勉勵之餘有奮發而無懈怠有勅正而無玩弛能否畢見賢不肖無所隱至是而考績之法始可以行小而予奪火而生殺始可以各當其情也故太宰于正月正歲之既後斷然行其誅賞於歲終而小宰宰夫於歲終已誅賞之餘又昭昭然揚其禁令儆戒於歲始始終之相因勸戒之相仍王朝之上所以無一人之不善其職歟且不獨待其人爲然也制而用之謂之灋推而行之存乎人不能皆善既以因法而廢置法不能無弊則亦爲之隨時而損益者也可否之相濟猶五味之相和於是時也先王猶恐法令

出入之際有以亂人聽而未孚乎人之心於是正月和而先布之於正歲終而申飭之况乎考課之灋將以明人之功而正人之罪豈得不遲之於三歲三歲之終乎督之迫者課反易致而待之寬者責每難耐也雖然夫子嘗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是綱紀可以定于期月之頃而治功可以成于三年之後考績之法固可以行于此時也若夫舉一世人心皆安行乎大道之中而無所事乎上之誅賞是非必世焉不可也此又周禮言外之意成王周公之所自知也學者當因吾夫子之言而求之 周禮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四終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五

永嘉鄭伯謙著後學陳曉校正

賓祭論六官祭禮賓客

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
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條濯及納烹贊王牲
事及祀之日贊王幣爵之事祀太神示亦如之享先
王亦如之贊至凡王爵大朝覲會同贊王幣王獻王
凡王爵作太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王眡治朝則贊
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
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小宰以灋掌祭祀朝覲會

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
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凡祭祀贊玉幣
爵之事裸將之事凡賓客贊裸凡受爵之事凡受幣
之事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太宰
而砥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
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
賜之殮牢與其陳數

或問以典待邦國之治則六典已有賓禮以法待官府之
治則八灋已有官成今邦國都鄙官府之下所謂以官成
治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必特舉而復見之何也曰

先王之所以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
師長者非以為已凡以為民也曰先王為民之意是則重
矣彼賓客何為耶曰先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待天下之民常若待賓客之重使天下之民常若臨祭祀
之嚴故周禮一書有一言以及于祭祀必有一言以及於
賓客者先王固將以其祭祀賓客之心而為出門使民之
心也此心無異敬此敬無異用舉是三者而皆以一敬心
行于其間自常情處之待賓客之心必重于待民之心待
鬼神之心又必重于待賓客之心夫是以臨祭祀則猶能
莊敬以自強而待賓客則此敬已少衰而待其民則益衰

矣敬心日益衰則欺心日益甚蓋至于此則臨祭祀享鬼神其終亦不誠而已世固未有一心而二用者是以先王待民之心即其處祭祀賓客之心而太宰而下所以勤勤於祭祀賓客而纖悉委曲不敢不盡其誠者固將以庶其敬推其心而達之于天下也且以祭祀賓客言之周之先王知幽明之無異理也故凡宗廟之事則一以人道處之忽焉如在其上如任其左右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朝事之邊豆以象朝時事其親之所進饋食之豆籩以象食時事其親之所進無非以人器為用焉謂不如是則必至于慢凡賓客之禮則一以神道行之相朝于寢廟相見於

阼階凡設而不倚酒盈而不飲

見昭公五年

肉乾而不食樂之

有相宗廟則然而賓客亦如之徹之有歌大祭祀則然而大享亦如之大羹鉶羹致美味而彼此無異用監盥形盥致多品而幽明無異儀享之用裸而賓客亦有裸胙之用俎而賓客亦用俎無非以神道為用焉謂不如是則必至于褻不慢不褻不敢以易心處之凡衣服器用之類牲膳醬羞之品備羨致羨之享替裸酌餼之儀典之太宗伯而散之三百六十官者無一事之不同焉故先王之於賓客並言于典瑞大享之與祭祀並言于大司樂以至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即其朝覲宗遇之儀也上公再裸諸侯一裸

即其灌地求神之味也洞洞之敬屬屬之忠即其濟濟之
文肅肅之嚴也人徒見鬼神之道茫昧而不可知恍惚而
不可見而賓客之事粲然有文歡然有恩則以為幽明有
異塗而不知其未始有異理也自今以太宰小宰宰終篇
而言之太宰之職於祭祀既掌其盛戒具脩及其滌濯牲幣
於賓客則必掌其朝覲會同及其幣獻凡爵小宰之職於
祭祀則贊于幣爵之事裸將之事於賓客則亦贊裸受爵
之事受幣之事宰夫之職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
羞以宰禮之法掌賓賜之飧牢與其陳數夫豈無他事耶
而一則曰祭祀賓客二則曰祭祀賓客不惟並言之而於

天下紛然萬務之中又常首言之吾固知先王將以其祭
祀之心而為待賓客之心又將以其祭祀賓客之心而為
出門使民之心也凡太宰正歲之所申明歲終之所考課
小宰宰夫於歲終之已考課而復替太宰以正歲之申明
大抵尤嚴于此二事而已昔者商之季世紂之不道甚矣
而禘誓牧誓之所以數其罪者尤在於弗事上帝神祇禮
先宗廟弗祀牲犧粢盛既于凶盜而謂祭無益謂敬不足
行也夫莫尊于天莫重於宗廟而猶不知敬焉亦何有于
賓客萬民耶友邦冢君八百所以皆去而從周而君子小
人所以簞食壺漿而並迎王師也武王克商深鑒覆轍訪箕

子以洪範而於五行五事之後天人定位之餘首致意於八政之疇蓋其一曰食其二曰貨其三曰祀食貨既足則晉及于報本之祭祀也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蓋司空以居民司徒以教民司寇以威民而終之賓者以見其平日待民之心無異於待賓客之心也同此一心同此一敬紂以不敬而亂武王以敬而治成王周公親繼志而述事豈敢不究心於此哉抑嘗以周之三頌求之清廟以下諸篇若維清執競皆所以頌成王之祭祀也臣工以下諸篇若振鷺若載見有客皆所以頌成王助祭之賓客也閔予小子以下諸篇若載芣之祈社稷酌之酌祖道皆所以頌成王之愛民也成王推其對越上天之心而為待賓客萬民之心故詩人循其序而頌之而其見于二雅者尤詳焉由是言之周之家法始于武王而備於成王洪範之八政以見其畧而周官之六典以見其詳周官之六典以見成王之所言而周詩之三頌又以見成王之所行

相體論小宰宰夫行禮

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官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

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小宰掌建邦之宮刑
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唐成曰若今御史中丞宮刑在王宮者之
刑建明而布告之也正歲以宮刑憲禁于王宮帥治官之屬狗
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令于百官府曰其有
求其則国有大刑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一正其位
二進其治三作其行四制其食五受其位六聽其情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其屬各六十大事則從其長
小事則專達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以官府之六聯
合邦治以官府之八成糾邦治以聽官府之六計弊
羣吏之治一廉善二廉能三廉敬四廉正五廉法六

廉辨

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
位掌其禁令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
萬民之逆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掌治法以考
百官府郡都縣鄙之治兼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
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
賞之歲終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以法警
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以告

於上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宮中徒役及諸官府在內者

內宰掌治王內政

合有王宮有王內言王宰以王內為后宮言王內以見王宮之在

外也秋官士

師亦掌宮禁

或問三百六十官聽命於六卿六卿聽命於太宰其事權亦重矣而廢置誅賞之說僅不過終篇一言之若小宰宰夫所以貳太宰者耳而馭吏之嚴及諄諄言之不置凜凜乎有不可犯者何也曰此所以尊太宰而嚴之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周以三公兼太宰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究心於理亂安危之大者故惟造原立本出為教修以與當世士大夫躬行而世守之太宰不自親其治也故治官之屬太宰建其典於上而小宰率其

職于下太宰操其柄于上而小宰舉其法於下宰夫亦然自內之王宮而言之小宰既建邦之官刑治宮之政令舉宮之糾禁憲禁宰夫又以法致群吏之警戒令宮中之職事書宮中之良能其於治內之法無不致其嚴也自外之官府而言之小宰既推廣太宰之八法以為六叙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宰夫又推廣小宰之六職以為八職小宰既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其有不共者國有大刑宰夫又曰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其間掌其政令掌其禁令掌百官府之徵令整群吏之治叙群吏之治攷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

其於治外之法尤嚴于治內也治內外者嚴則所以尊太宰者為其嚴尊太宰者嚴則所以尊人主者為其嚴若宰尊嚴則朝廷清明小大稱職百官於是乎戒懼而有不敢易紀律者當是時也太宰常居其逸而小宰宰夫常見其勞太宰常見其寬而小宰宰夫常見其嚴厲而可畏秦漢以來此制隳矣大臣之道揆不明而百官有司之法守滋亂陳平雖自以為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而不對文帝錢穀刑獄之間然亦未為得太宰之體者蓋小宰宰夫之所頒行無非本于太宰之所建立焉且食貨國家之大本廷尉生民之司命宰相愷然不以為意一舉而盡

付於其人而曾不窺覓其大綱經理其本末源流乎是以清談而不事事為好言以自解耳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者則又不過如賈生所言時以簿書不報會期為大故與夫王吉所謂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曾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者其要在於斷獄聽訟而已也以諸葛武侯之賢相蜀之日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自親之而出師臨發之表僅方以宮中之事委之郭攸之費禕以營中之事委之向寵其見亦已晚矣大抵自周而降宰相大臣其清談不事事者則宏綱大法之所當經理一切委棄而弗顧其不能拔于俗吏而困于文墨者則雖斷獄聽

訟之區區又一功自以其身親之統紀不明同歸於亂或
者有意於周公之制如近世唐太宗之六典亦廢幾矣而
舉國家之政散于臺省寺監之中以侍中中書令尚書令
為宰相之職則既政不出于一而又以吏部尚書參議之
御史大夫參議之秘書監參議之議政者何其多也太子
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子太保又同中書門下三品同
三品者向其濫也政均于人品均于官上不足以臨下而
下亦無所忌于上交相輕而交相忌其終則又有宰相反
奉行文書事權迭出而奔歸群有司者西漢之事權歸御
史東漢之事權歸基閣唐與宋朝之事權歸諫垣三者本
宰相之屬也權均勢敵而人主之意方苦之遂至於反奪
其權然則周家太宰之制至是而三變矣蓋其始也大臣
自秉其權而不為其中也則貪其權而不擇其所當為其
卒也則上之人又奪其權而不使之有為為天下國家者
亦何便于此此太宰之立灑而小宰宰夫之奉灑余之所
以不得不論也學者蓋因其論而知三代之下事權之分
合與夫官制之本末源流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六

永嘉鄭伯謙著後學陳曉校正

内外上 論三官兼統内外

或問小宰宰夫推廣太宰之法而聳動警飭百官府之治
其於事則爲宜而於勢則爲順矣至於王宮之戒令政令
則自有宮正宮伯以掌之王內之政令則又有內宰以治
之而復預內事何也曰先王之制事權欲合於二而内外
庭之勢本不容於分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余嘗於冢宰
屬官論之矣若夫此二官之佐冢宰其所以通内外而合
事權者則猶有可論者焉夫宮正宮伯雖曰掌王宮然不

過宮中徒役之事子弟宿衛之職與夫諸官府之在內者耳其於后宮則初無所預內宰雖曰掌王內又不過以禮儀教王后夫人與夫九嬪世婦凡女寵近習之在左右者耳其於王宮之徒役宿衛則又畧不相關各掌其久而遺其二勢既不能以相統而權亦不能以相臨統而臨之則惟太宰焉故宮正宮伯內宰皆隸於太宰而小宰宰夫皆佐太宰而兼掌其事職雖列於外而通於內權雖分於二而總於一自今攷之曰建邦之官刑曰治王宮之政令曰憲林乎王宮曰令修宮中之職事比王宮也凡宮之糾禁則王宮后宮無不在所掌也曰其掌王宮也則兵衛即衛

凡宿衛之人皆領之飲饌衣服洒掃啓閉次舍帷帶凡供奉之人皆領之宮禁之秘藏王后世子之好用凡財用之司存皆領之其間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天子始不得以自私而小臣始不得以自便矣自其掌后宮也則六宮六寢無王內之限九御無女官之別詔其禮樂正其服位禁其奇衰稽其功績其間損益增減採擇進御始有宴私玩狎之節而無侵竊感移之患矣蓋世未有家不齊而國可治者未有國不治而天下可平者太宰之治所以兼統內外而以小宰爲始小宰之官刑旣以齊其家宰夫之朝法又已治其國然後太宰之邦典始可以治天下矣文王道化

之行近至於汝墳遠至於江漢反而求之不過於后妃夫
婦之際侍御僕從之間蓋其事存乎二南之風而載於穆
王之命所謂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旦夕承弼厥辟出入
起居罔有不欽而下民祗若者其道蓋如此也幽王不道
二雅交譏而並刺之然皇父作相而內宰膳夫內史師氏
猶得其久向使幽王不淫其色夫豈不能遏豔妻之煽巷
伯之雅所謂妻非成貝錦變成南箕乃寺人之賢者傷於
讒而爲世德下壞家法猶未盡壞若內若外若小若大猶
遠其選而擇其賢有如成王周公親繼文武之志其事固
可知矣是以論太宰之兼統內外當自小宰宰夫之齊家

治國又自文王之冢法始

內外下論三官兼統內外

或問周官之制內外庭固一體矣繼周如漢其制亦嘗有
近於周者乎曰豈惟漢近於周雖秦亦然秦人變古不道
無復先王之舊制然至於內外之相屬其事則猶有可言
者外之九卿如少府猶得置尚書在內主發文書而掌奏
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猶得置中丞在內受公卿
奏事而舉劾案章又外之三十六郡如監郡者皆是御史
之屬爲之猶得以天下之利害徑達於御史大夫而大夫
徑達於天子漢興惟監郡之制變爲郡刺史若夫少府之

尚書御史之中丞則一切因秦之舊而不改非因秦也蓋因周也尚書中丞非周制而曰因周何哉秦人雖變周之名而未嘗變周之意漢亦惟存周之意而不暇復周之名以百官公卿表觀之少府屬官自尚書而下有符節太僕太官湯官有東西織室有鮑人三長丞有上林十池監以至中書謁者黃門鈎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皆屬於少府又復以私府永巷倉廩祠祀食官宦官分屬於大長秋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權尊勢重與天子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是中丞在內丞相御史在在外外得以統內

也內領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奉詔例察州郡治狀黜陟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復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外中丞在內內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見奏事見高帝擁戚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為相監呂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

上或時不冠此雖非禮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閣宦雖寵丞相猶得以檄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為之自武帝晚年宴游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通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踈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

為大司馬而領尚書事宜若內外合為一然已非丞相職任儼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楊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大宦官典中書是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是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宣帝中興復遵漢初之制魏相為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吏案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給事中而得宴見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奸中外之政

復合爲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復去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內外不足以相統而西漢遂趨於亡光武懲外戚之用心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爲閣職而取尚書及中丞專委在之以爲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三官雖復用事然踈外庭而親內庭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任奴僕薰腐之餘矣威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爲一黨而宰相踈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是以太尉楊秉奏侯覽而尚書

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外內之不相屬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肅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意於法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其末流遂以若此極也蓋嘗觀之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爲尚書中書之任尚書中書送用事而霍光之權重弘恭石顯之事

起尚書帛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而官
正宮伯之官遂去爲光祿勳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
門下遂爲省加官遂爲司侍中遂爲宰相矣自供奉之近
習不領於大臣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爲少府太常
之任比其極也門下大僕之司又分爲殿中省爲內諸司
使矣以至玉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漢鳩都
之賈爵唐瓊林大盈之名庫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
嬖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母后臨政下令不出房闈國命
寄之刑人或享專主之封夫誰得而制之此其源皆起於
武帝是以其流至於不可救其禍反生於殺戮大臣而無
顧忌之心事權之不合於一此宜太宰之所拳拳而小宰
宰夫之所以佐太宰而兼掌其事也兼則治散則亂合則
盛離則衰自三代以下其治亂盛衰之變凡幾見其變而
復周官以救之此爲治之太源

